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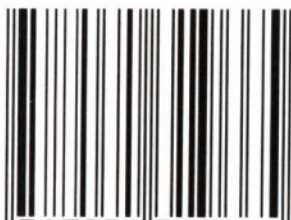
阮籍·嵇康

陈庆元 著
◎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阮籍、嵇康是魏晋之际“竹林七贤”的代表作家。本书从大处落墨(政治社会、学术文化环境),小处着笔(家庭与生活),深入浅出地描绘、论述阮籍和嵇康思想、学术和生活风貌,特别是他们的文学成就。时有新见。文笔畅达生动,深入浅出,饶有兴味,不仅有学术性而且具有可读性。

ISBN 7-5313-1966-7



9 787531 319665 >

ISBN 7-5313-1966-7/1 · 1704 定价: 6.00元

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1

阮籍·嵇康

陈庆元 著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阮籍·嵇康/陈庆元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9.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1966-7

I. 阮… II. 陈… III. ①古体诗-文学评论-中国-魏晋南北朝时代②阮籍(210~263)-文学评论③嵇康(224~263)-文学评论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4710 号

阮籍·嵇康

陈庆元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8 千字 印张: 3 $\frac{3}{8}$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王维良

王颖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1966-7/I·1704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目 录

- 一、遥远的绝响/1
- 二、玄学的时代/7
- 三、高平陵事件/20
- 四、苦闷的象征/33
- 五、使气以命诗/46
- 六、师心以遣论/67
- 七、绝交与劝进/84
- 八、狱中的反思/96

一、遥远的绝响

阮籍、嵇康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，魏末“竹林七贤”的名字，和汉末的“建安七子”一样，千百年来，一直为研习中国文学者所津津乐道，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关注。那个时代仿佛已经十分遥远了，但当我们引笔伸纸，准备向读者介绍“七贤”中的两位代表作家时，我们的心情和笔，一下子却变得十分凝重，我们仿佛看到阮籍孤独、寂寞和痛苦万状的神情，仿佛看到嵇康为争得心性的自由左奔右突、伤痕累累，最后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的惨状。

魏景元四年(263)嵇康、阮籍相继倒下去了；也是在这一年，向秀违心离开河内入洛。竹林之游从此成了历史。

但是，历史却留下让人不能忘怀的惊人心魂的一幕：初秋七月，洛阳东市，嵇康和他的朋友吕安双双被绑赴刑场，三千太学生群情激昂。嵇康看了看日影，让他的哥哥嵇喜把他平日心爱的七弦琴找来，嵇康抚着琴弦，从容说道：

“昔袁孝尼尝从吾学《广陵散》，吾每每拒绝

之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”

嵇康拨动起他的琴弦,旁若无人,与平日所弹并无两样。

一道白刃闪过,嵇康巍巍然的八尺身躯压在琴上,如注的鲜血把断了弦的琴染得鲜红。

一曲《广陵散》成了永远的绝响。

这一年嵇康年仅四十岁。

在嵇康被杀的数月后,他的朋友阮籍也忧郁而终,时年五十四。

隆冬,嵇、阮的好友向秀迫于形势,由河内入洛。贵为相国、已为晋公的司马昭以胜利者的姿态傲慢地问他:

“闻有箕山之志,何以在此?”

向秀答道:

“以为巢、许狷介之士,未达尧心,岂足多慕。”

司马昭大喜,他把向秀的虚以委蛇当成投降缴械,实在是小看了向秀。嵇康、阮籍的肉体虽然已经消灭,向秀虽然被迫从山林走了出来,但是嵇、阮他们反抗恶势力的不妥协的精神,他们追求个体人格自由的精神,他们不懈追求心目中的真理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天地人间。司马氏集团的高压、恐怖政策虽然征服了向秀的“人”,却没能彻底征服向秀的心;司马氏集团虽然消灭了嵇、阮的肉体,却没能消灭嵇、阮的精神。当司马师见到入洛的向秀而掩饰不住内心喜悦时,他却忽略了向秀入洛之行特地拐到山阳嵇康旧居这样的插曲,

忽略了向秀路过山阳所作的《思旧赋》。《思旧赋》很短，特录如下：

余与嵇康、吕安居止接近，其人并不有羁之才。嵇意远而疏，吕心旷而放，其后并以事见法。嵇博综伎艺，于丝竹特妙，临当就命，顾视日影，索琴而弹之。逝将西迈，经其旧庐。于时日薄虞渊，寒冰凄然。邻人有吹笛者，发声寥亮。追想曩昔游宴之好，感音而叹，故作赋曰：

将命适于远京兮，遂旋反以北徂。济黄河以泛舟兮，经山阳之旧居。瞻旷野之萧条兮，息余驾乎城隅。践二子之遗迹兮，历穷巷之空庐。叹《黍离》之愍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于殷墟。惟追昔以怀今兮，心徘徊以踟蹰。栋宇在而弗毁兮，形神逝其焉如。昔李斯之受罪兮，叹黄犬而长吟。悼嵇生之永辞兮，顾日影而弹琴。托运遇于领会兮，寄余命于寸阴。听鸣笛之慷慨兮，妙声绝而复寻。伫驾言其将迈兮，故援翰以写心。

赋虽然“只有寥寥的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”（鲁迅《南腔北调集·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），但作者对亡友嵇康深切的哀悼追怀，对易代的预感，对世路险恶的体验全在其中。“妙声绝而复寻”，慷慨的笛声过后，向秀陷入冷峻的思考之中。不惟独向秀，在

《广陵散》成为绝响之后，从两晋南朝开始就不断有学者、作家对阮籍、嵇康的思想、精神进行思考、探讨和研究。

南朝宋颜延之黜山涛、王戎，于“七贤”中取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阮咸、向秀，作《五君咏》，其咏阮步兵(籍)、嵇中散(康)二首如下：

阮公虽沦迹，识密鉴亦洞。
沉醉似埋照，寓辞类托讽。
长啸若怀人，越礼自惊众。
物故不可论，途穷能无恸。

中散不偶世，本自餐霞人。
形解验默仙，吐论知凝神。
立俗迕流议，寻山洽隐沦。
鸾翮有时铩，龙性谁能驯。

历仕宋、齐、梁三代的沈约，曾作《七贤论》，其论阮籍、嵇康云：

嵇生是上智之人，值无妄之日，神才高杰，故为世道所莫容。风逸挺特，荫映于天下，言理吐论，一时所莫能参。属马氏执国，欲以智计倾皇祚，诛钜胜己，靡或有遗，玄伯、太初之徒，并出嵇生之流，咸已就戮。嵇审于此时，非自免之运。若登朝进仕，映迈当时，

则受祸之速，过于旋踵。自非霓裳羽带，无利用全，故始以饵求黄精，终于假涂托化。

阮公才器宏广，亦非衰世所容。但容貌风神，不及叔夜，求免世难，如为有涂。若率其恒仪，同物俯仰，迈群独秀，亦不为二马所安。故毁行废礼，以秽其德，崎岖人世，仅然后全。

颜延之和沈约，不仅对阮籍、嵇康所生活的社会背景有深刻的认识，而且能较准确地把握嵇、阮的精神风貌，实属难得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，五四运动的狂飙刚刚过去，鲁迅便完成了《嵇康集》的整理。《嵇康集》是大文豪鲁迅一生所整理的惟一一部古人别集。先生看中嵇康和他的集子，我们联系 1927 年他在广州所做的讲演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及他一贯的思想，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。鲁迅先生喜笑怒骂、痛快淋漓的文章，又何尝不多少得力于嵇康？

《广陵散》虽已成了绝响，但阮籍、嵇康的诗文和精神，却永远成了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。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研究阮籍、嵇康的论文一篇又一篇地发表，著作一本跟着一本地出版。阮籍、嵇康的时代离我们今天已经十分遥远，但两位杰出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，却一次又一次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。

二、玄学的时代

阮籍和嵇康，成长在一个玄学的时代。

阮籍(210—263)，字嗣宗，陈留尉氏(今河南尉氏)人。他的父亲阮瑀，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阮籍三岁时，阮瑀就过世了。“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诗书。被褐怀珠玉，颜闵相与期”(《咏怀诗》)。本有济世之志，因处在天下多故的魏晋之际，他只断断续续担任过从事中郎、散骑常侍、东平相、步兵校尉一类的官职，不甚参与世事。嵇康(224—263)，字叔夜，谯国铚(今安徽宿县)人。嵇康的父亲嵇昭，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。嵇昭早卒，嵇康是在母亲和兄长嵇喜的养育下长大的。嵇康娶长乐亭主(曹操子沛王曹林的孙女，一说女儿)为妻，拜中散大夫。

魏明帝景初二年(238)冬十二月，明帝病重，以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。次年正月，“太尉宣王(即司马懿)还至河内，帝驿马召到，引入卧内，执其手谓曰：‘吾疾甚，以后事属君，君其与爽辅少子。吾得见君，无所恨！’宣王顿首流涕，即日，帝崩于嘉福殿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明帝纪》)。齐王曹芳即帝



阮籍 唐孙位《高逸图卷》

位,时年仅八岁。曹爽与司马懿共辅其政。司马氏为河内大族,司马懿为曹魏政权三朝元老,曹操对他早有警惕,但他却为太子曹芳“所信重”(《晋书·宣帝纪》)。司马懿长期率领军队南征北战,屡立战功,在朝廷内外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,假如他不是个“内忌而外宽,猜忌多权变”(《晋书·宣帝纪》)的野心家、阴谋家,以他的声望地位辅佐幼主,不失是个合适的人选。但是,处心积虑,心怀

鬼胎的司马懿却把辅政作为篡夺朝权的良机，他不紧不慢地积蓄着自己的力量，等待着最佳机会的到来。

曹爽是曹真之子，辅政之后，转司马懿为太傅，表面上是尊重他，实际上是削除他在朝廷的权力，从巩固曹魏政权着想，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。但是，曹爽一则低估了司马氏的能量，未能识破其韬晦之计，放松了警惕。再则，曹爽本身也有许多毛病，例如为了急于提高自己的威望，草率用兵，“大发卒六七万人，从骆谷入。是时，关中及氐、羌转输不能供，牛马骡驴多死，民夷号泣道路”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夏侯曹传》），不得已，引军还。曹爽还过着十分豪奢的生活，“饮食车服，拟于乘舆；尚方珍玩，充牣其家；妻妾盈后庭……擅取太乐乐器，武库禁兵。作窟室，绮疏四周，数与晏等会其中，饮酒作乐”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夏侯曹传》）。曹爽弟曹羲深感忧虑，数谏止之，而爽不仅不听，而且很不高兴。

曹爽本身毛病不少，加上所用的又多是一些有名无实不能做实事的浮华之徒，例如何晏、邓飏等，其落败只是早晚的事。当时，一般士人的心理，总希望曹爽、司马懿辅政能够成功，天下太平，他们也好为国家尽心尽力，从个人方面讲，也希望图个仕途畅达。但是，司马氏的阴谋和野心，曹爽的狂妄和无能，以及司马氏及曹爽集团的深刻且不可调和的矛盾，粉碎了一代正直的士人的幻想。

无论是阮籍的“济世志”，还是嵇康的“青云志”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，怎么能实现得了？

从齐王芳的正始元年(240)至正始十年(249)九年间，曹爽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双方处在对峙、相持的阶段。历史虽然未能为阮籍、嵇康提供施展政治才干的舞台，却将这两位后来的杰出文学家带入玄学的时代。

魏晋玄学，是产生于魏晋时期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。《老子》云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魏晋玄学思想资料的主要来源是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和《庄子》(合称“三玄”)。汤用彤先生在《魏晋玄学论稿·言意之辨》一文(收入《汤用彤学术论文集》)对“玄学”有精辟的解释：

夫玄学者，谓玄远之学。学贵玄远，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。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(Cosmology)，而进探本体存在(Ontology)。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，而专期神理妙用。夫具体之迹象，可道者也，有言有名者也。抽象之本体，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。迹象本体之分，由于言意之辨。依言意之辨，普遍推之，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，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。

兴起于魏代的玄学，无论是对两汉的经学或东汉的讖纬学来说，都是一种新的学术，新的思想。产

生于东汉末年的清议,后来转而变成清谈。清议除了品评人物,进而议论时政;经过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禁后,士人纷纷转向以抽象的哲学讨论为主的清谈。如果这种清谈是以“三玄”为价值取向的话,那么,这种清谈就可以称为是玄学清谈,至少是具有玄学倾向的清谈了。

具有玄学倾向的清谈始于魏文帝后期,明帝太和四年(230)打击“浮华”,当时主要的清谈家例如夏侯玄、何晏、邓飏等人受到沉重打击。齐王芳正始年间,曹爽掌握朝权,清谈才正式把玄学推向高潮。正始初到正始中起码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玄学清谈活动:

曹爽常大集名德,长幼莫不预会,及欲论道,曹羲乃叹曰:“妙哉平叔之论道,尽其理矣!”既而清谈雅论,辨难纷纭,不觉诸生在坐。

何晏为吏部尚书,有位望,时谈客盈坐,王弼未弱冠往见之。晏闻弼名,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:“此理仆以为极,可得复难不?”弼便作难,一坐便以为屈。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,皆一坐所不及。

前一条材料见《北堂书钞》卷九十八引《何晏别传》,后一条材料见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。这两条材

料提到了正始时期两个最重要的玄学家——何晏和王弼。

何晏(208或稍前—249),字平叔,南阳宛城人,祖父为东汉大将军何进。他是曹操的养子,尚魏金乡公主。曹爽辅政,何晏官至吏部尚书;他是正始八年(237)改制的策划者与主持者之一。正始十年(239)被杀。何晏著有《论语集解》,今有梁皇侃疏本。他曾著过《老子道德论》、《老子杂论》等,均已亡佚,其玄学论文,较完整流传下来的有《无名论》,见《列子·仲尼篇》张湛注。何晏认为自己玄学的造诣是很深的,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夏侯曹传》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云:“初,夏侯玄、何晏等名盛于时,司马景王亦预焉。晏尝曰:‘唯深也,故能通天下之志,夏侯泰初是也;唯几也,故能成天下之务,司马子元是也;惟神也,不疾而速,不行而至,吾闻其语,未见其人。’盖欲以神况诸己也。”夏侯玄玄学深刻,司马师随机应变,但都未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;能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,只有何晏他自己。

王弼(226—249),字辅嗣。他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兄,王凯之子(王弼父)后过继给王粲,所以王弼实又为王粲的后人。王弼曾任台郎的官职。王弼和何晏不同,何晏一生主要从事的是政治活动,王弼虽然只活了二十四岁,却成为魏代著名的思想家,他短暂的一生其精力主要是放在著书立说上,他的主要著作有:《老子注》、《周易注》、《论